

李清照

旷世才女

LI QING ZHAO
KUANG SHI CAI LU

邓超群 著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



207603752

I247.53

D260

清照

——旷世才女

LIQINZHAO KUANGSHICAILIU

邓超群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760375

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清照 - 旷世才女 / 邓起群著 一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1998

ISBN 7 - 5354 - 1669 - 1

I. 李… II. 邓… III. ①传记小说 - 中国 - 当代②李清照 - 传记
IV. I247.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02803 号

责任编辑:吴 双

责任校对:邓 薇

封面设计:刘 英

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者:长江文艺出版社(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) 邮编:430022

发行者:长江文艺出版社
(电话:85837121)

印刷者: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850mm × 1168mm 1/32

插 页:2 印张:18.875

版 次:1998 年 6 月第 1 版

2003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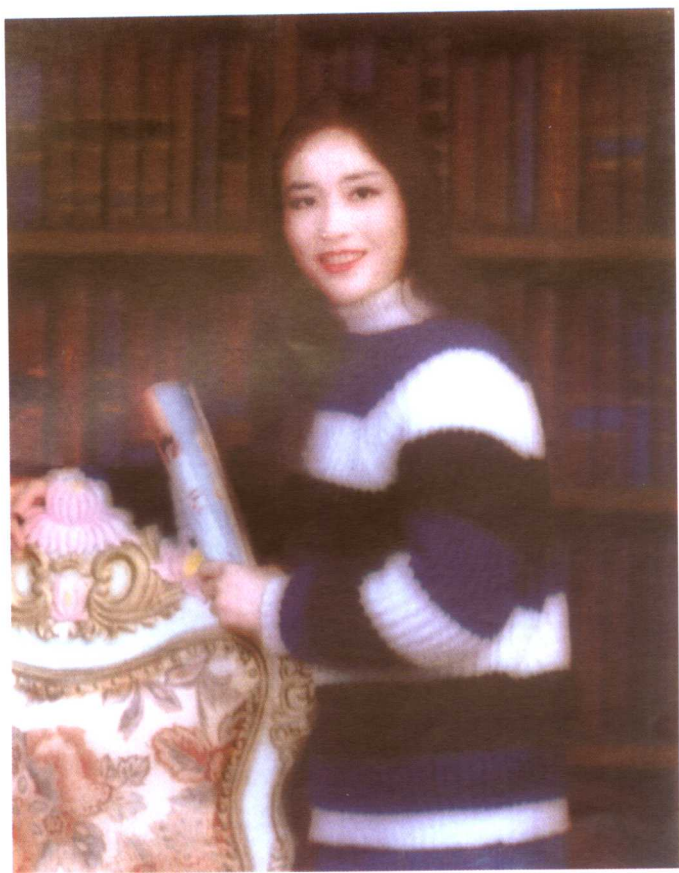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:440 千字

印 数:5001—8000

ISBN 7 - 5354 - 1669 - 1 / I · 1290

定价:36.00 元(简精装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。



作者近照

第一章

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的春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早。立春不久，惊蛰刚至，天气就一天比一天暖和起来，整日里艳阳高照、春风和煦，早把那冬天的阴霾寒冷一扫而光。消沉了一季的大地日益活跃沸腾，暖风催开了百花，树木无声无息地抽出新芽，眠藏了一冬的飞禽走兽四处奔走觅食，人们纷纷卸下厚重的冬衣，早早换上薄薄的春衫。天公时不时降下雨露，也全无冷意，只觉清润宜人，哪有那料峭之春寒呢？

这年的春天气候温暖、雨水充足，千花万木得此天赐恩惠，无不繁华茂盛。至清明时节，处处树木葱茏、花繁叶茂、姹紫嫣红、清香阵阵，好一派惹人春光！

古城济南连日来阴雨绵绵，此时也云开雾散、风停雨止，太阳从轻纱般的云雾后面露出如花笑靥，明媚照人。正是踏青春游的好时日。山野胜地，处处鸟语花香，游人如织。济南胜景——溪亭泉畔更是车轮辘辘，人声鼎沸。济南素以泉多而著称，这溪亭泉更是名闻天下。泉眼大如澡盆，泉水清甜、明澈，一年四季永不枯竭，夏天泉水冰清如玉，冬天却暖如温水，升腾着白色的蒸汽，实为一大景观。泉畔栽满了各种花草，尤以桃、梨两树为多。此时花儿开得正欢，桃花艳如彩霞，梨花素若白雪，远眺就像是凭空浮起一朵红白相间的云。阵阵暖风夹杂着浓郁的花香，

直熏得游人陶陶欲醉。

“人人都夸洛阳花好，济南春花也不示弱。一路行来，处处繁花似锦，已令人目不暇接了，偏偏又有这桃、梨二花争奇斗妍，浓香袭人，搅得我头昏脑涨、心神不宁。敦儒兄、德夫兄，不知两位尽兴否？我可要找个地方歇歇脚了。”

说话间，从一株桃树后转出一个神清骨峻、温文尔雅的翩翩白衣少年来。这少年姓赵名明诚，是京师太学里的太学生。

与之同游的两个伙伴也是风华正茂、满腹文采的青年儒子。前面那个瘦高身材、眉毛斜挑、神情狂傲的姓朱名敦儒，是洛阳出了名的狂才。后面那个年龄稍长、身躯微胖、面相老成的正是陆德夫。

“你这书呆子，平日里抱着那些破碑烂石如痴如醉，一看就是几个时辰，尚不觉烦。如今面对如此春光美景，却说什么头昏脑涨。”朱敦儒的眉毛又斜挑了起来，睥睨着赵明诚，摇摇头，似乎觉得不可理喻。缓缓，手指着面前一朵娇艳欲滴的桃花，又说：“你看，这花儿开得如此灿烂，欲笑还羞，你却无动于衷，岂不是辜负了她的一番情意吗？”

赵明诚笑着反驳道：“这花儿虽然似通人性，却是用情不专。整日里笑脸盈盈，怎知她是对你有情，还是对我有意呢？自古以来，多情总被无情恼，我等庸人不解风情，唯有敦儒兄你这多情公子才能处处留情啊！”

赵明诚这番话含讥带讽，话里有话。陆德夫一听，自然明白，忍不住“扑哧”一声笑出声来：“说得好，多情总被无情恼！敦儒弟，你此刻对桃花有情，可知杏花着恼？”说完，陆、赵二人哈哈大笑。

原来这朱敦儒是个风流才子，常以风花为伴、云月为侣，畅游江湖，狂傲不羁，与歌妓名伶往来甚繁。昔年在西子湖畔遇一歌女杏花。那杏花粗通文墨，能歌善舞，与朱敦儒情投意合，留

下一段佳话。后来朱敦儒继续南游，不料杏花虽沦落风尘，却是一个痴情女子，执意要跟随朱郎。朱敦儒却生性最喜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，又哪受得了杏花的牵制？于是连夜逃出西湖。那杏花仍是痴心不悔，四处打探朱郎的行踪，时有鸿雁传情。因此，今日赵、陆二人借故奚落朱敦儒，有此一笑。

朱敦儒受此戏弄，不觉面色微红，神色讪讪，却仍是语气强硬：“那杏花团是痴情可嘉，只可惜遇到我这闲云野鹤，终是遇人不淑了。你们两个不要笑，将来老天会罚你们娶个麻脸恶婆娘为我泄忿！”

“你这疏狂小人，自己欠下风流债，害得人家为你吃相思苦，却说这番风凉话，已是可恶。又如此恶言咒骂我等，真是岂有此理！”陆德夫边说边挽起袖子，转脸对赵明诚道：“这等可恶又可恨的小人，你说该不该打？”

赵明诚看着陆德夫摆出一副俨然讨伐的样子，忙忍住笑，神色决然地说：“该打！”

“两位请高抬贵手！”朱敦儒一看情势不妙，忙向陆、赵二人连连作揖赔罪。

陆、赵二人还待不依，前面来了一个长袍道士，手举一幡，上画一只张开的手掌，下书“看手相”三字，嘴里一路吆喝着：“看手相算命啦……不准不要钱啰……”走到三人面前，停了吆喝，笑吟吟地道：“三位相公，可要看手相吗？”

三人停了打闹。赵明诚见那道士直愣愣地盯着自己，眼中似有所盼，便道：“请问道长何方人士，道观何在？”

道士拈着颌下几根稀疏的黄胡子，摇头晃脑地道：“贫道原是彭城人氏，自幼出家，云游四方，并无道观。家传三代皆为看相先生，这看相之术是代代单传，且传男不传女。先祖曾为一落拓青年看手相，见掌中金龙隐现，是天子之相，曰：‘真龙君子到了！’即下拜，行三跪九叩之大礼。你道那青年姓甚名谁？他

就是先帝宋太祖赵匡胤是也。后来他果真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，成为宋朝开国之君。宋太祖曾赐先祖一面金牌，亲笔书‘仙眼识破人生事’七个大字。我从小便得家父真传，看相三十余年，历人过万，不管男女老幼，只需伸出手来，便知其前生今世、祸福吉凶，无有不准。人称吾‘活神仙’也！”

赵、陆、朱三人看着这所谓的自由道士摇头晃脑、唾沫横飞，且又大言不惭，自吹自擂，不觉好笑。再看那道士身穿之袍破洞百出、肮脏油腻，手中擎着的白布幡也是碎布拼成，不堪入目，这身打扮哪有太祖爷御赐金牌之威风？人也是枯槁黑瘦，发须稀少枯黄，一双三角眼似睁似闭，贫困潦倒无以复加。不见半点仙风道骨，倒越看越像个江湖骗子。

朱敦儒不觉撇撇嘴，哪里信他的胡说八道，因说道：“任你怎说得好听，我却是不信。明诚老弟、德夫兄，咱们走吧。”

见三人要走，道士急了，一把扯住明诚的衣袖道：“这位相公，你不是要看手相吗？”

明诚犹豫地道：“你这手相怎么个看法？”

“一两银子看一相！”道士倒不含糊，答得干脆，把手向明诚一伸。

“一两银子?!”赵明诚以为自己听错了。

“你这不是敲诈吗？”陆德夫忿忿然指责。

“道士，你刚才直呼太祖名讳，已是不敬，现在又公然勒索，就不怕犯王法吗？小心我们去告官，抓住你打板子！”朱敦儒见多识广，知道对付这种江湖骗子不能客气。说罢朝赵、陆二人招招手：“咱们走！不要理这骗子。”

“喂！”道士忙上前拦住三人道，“相公们又没有让我看过相，怎能就骂我是骗子呢？家传规矩——不管老幼贫富，一两银子看一相，童叟无欺！”

三人哪里肯听，拔腿就走。

道士怒道：“看你们三个都是书生打扮，纠缠了我半日却又不看相，读书人哪有这样不讲道理的？”

赵明诚道：“道士你狮子大开口，看手相哪有这么贵的？我们一介穷书生，哪里看得起呢？”

“哼，亏你还是太学生呢。货有贵贱之分，人有高下之别都不知道。”道士皱眉撇嘴，一副不屑的样子说，“看你手背肤白而隐有红气，定是出生于官宦之家。汝父正走官运，不会少于侍郎一级，还有待飞黄腾达呢。却怎有你这小家子气的儿子？”

赵明诚一怔，不由得停下脚步。心想这道士还真有两下子，说得头头是道，都是实情。

“明诚老弟，你不要信他。他不过随口胡说，误打正着。”陆德夫为人最是谨慎，轻易不相信别人。

赵明诚却起了好奇之心。说道：“这道士看来还有点来头，不妨让他一看，且看他还能胡说什么？”说完，赵明诚果然从怀里掏出一两银子，递给那道士。

道士接过银子，也不道谢，只道：“把左手伸来！”

赵明诚伸出左手。那道士摊开他的手掌，一手抓住他的五个指头，一手伸进自己嘴里蘸了蘸唾液，在明诚手掌心涂抹。赵明诚原有洁癖，这会儿正是花钱受罪，只好忍住。

片刻，只见那道士眼中精光一闪，三角眼立即睁开来，炯炯有神，脸上也是神采奕奕，一改落魄颓败之相，声音洪亮，朗朗道来：“相公，人之手中千经万络，实是包含人生万象。经络之中，又分三条主线：一主婚嫁，二主功名，三主生死。相公，你拟先看哪门？”

“男子当以功名为重！”赵明诚毫不犹豫地回答。

“那好！”道士指着他掌心一横线道，“这就是功名线。你看，这线的开端始有两小线而进，至中端一线微紫而断，只剩一线及尾。这就是说相公家中父、兄或族辈中人有官级一品之贵，

相公早年有高枝可攀，仕途顺坦。然树大招风，终有树倒猢狲散之日，此枝不可久攀也。此路不通，唯有另走自己之路，才能留名千古啊。”

陆德夫、朱敦儒二人见这道士蓦然容光焕发，又说得有头有尾，不觉也来了兴趣。不等道士话音落，便插嘴道：“快看婚嫁！”

“这婚嫁线嘛？但看鸳鸯两线交缠有序，错落有致，又极为分明，无丝毫旁枝杂叶，实属世间罕见！”道士说着说着便激动起来，猛一拍自己的头，叹道：“真是罕见啊！前世的菩提，今生的姻缘，我看相已三十余年，历人无数，然从没见过如此美满和谐婚姻之线。妙哉、妙哉！实是天作之合！然则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天人同妒，物极必反，恐不能白头而谐也。唉，相公，你心中可还有疑惑？”

赵明诚听得出神，抬头怔怔地望着天空，若有所思。

朱敦儒却是听得将信将疑，故意试探着喝道：“你这道士又在胡说八道！这位相公自幼定婚，年前娶的亲，那妇人既无才识又泼辣无比，时常胡搅蛮缠。我这老弟避之唯恐不及，又哪有美满和谐之音？”

“我看你才是胡搅蛮缠！”道士瞪眼望着朱敦儒道，“这位相公的鸳鸯两线相交处仍显阳气，乃是未婚也。又怎会已经娶亲了呢？”

道士又转过来对赵明诚道：“鸳鸯两线周遭已隐有阴气，贫道以为好事已不远矣。近日内必有佳遇，千万不要错过！”说罢，卷起幡子，也不道别，挥挥衣袖，扬长而去。

这边赵明诚从沉思中省悟过来，追上几步，又站定了，似有话要说又苦于出口，踌躇半晌，终于鼓起勇气，追喊道：“请问道长，那与我有缘之人现在何方？”

道士转过头来，笑咪咪地拈着几根黄胡须道：“此天机不可

泄露也。”说罢头也不回地去了。

朱敦儒虽被道士训斥一通，却是心服口服，知道这道士来历不凡，遂也在背后追喊道：“道士莫走，给我也看一相如何？”

那道士不曾停步，更不回头，只随风远远地送来几句话：“家传规矩，一天只看一手，专待有缘之人。天机泄露太多，必遭天谴也！”

赵明诚怔怔地望着那道士的背影越来越远，终于不见了踪影，才回过神来，感叹道：“世上多有奇人，想不到这道士还真有两下子，人不可貌相、海水不可斗量啊！”

陆德夫也赞同道：“这叫真人不露相，古人云：‘大智若愚’，但凡聪明绝顶之人必才不外露。”

朱敦儒因那道士拒绝给他看相，心有不忿，咕咕哝哝地道：“凡行走江湖算命看相的必有一套装神弄鬼、莫测高深的本领，又何足为奇？他唬弄得了你们，却哄不了我。”

“敦儒弟，你是否觉得心里酸酸的？”陆德夫笑话朱敦儒吃不到葡萄就说是酸的。

“德夫兄你别笑话我。这明诚老弟好事将近，命中有那天人同妒之姻缘，我等该向他道贺才是呀！”朱敦儒揶揄着，冲明诚拱了拱手，“可喜！可贺！”

陆德夫也笑道：“那道士说明诚老弟近日内必走桃花运，怪不得他一直心神不宁。原来是动了凡心，春心勃勃。咱们何不紧随其左右，也沾一沾光，一睹佳人之风采？”

“你们两个贫嘴，说这许多话，也不怕舌头生疮？”赵明诚笑着，顺手从枝头摘下一朵梨花。只见这梨花素雅娴静，在掌中微微颤动，似解人意。谁说花不通人性？赵明诚心里喟叹一声，不觉思潮起伏，有了心事。自己已到适婚年龄，眼光又高，一般的女子自然是不放在眼里的，然世间之大，美女不多，才女更少，才貌双全者更是凤毛麟角，又到哪里去找那与自己情投意合

的红颜知己呢？

赵明诚想到这里，缓缓抬起头来，目光透过眼前的满树梨花向远眺望去。只见目之所及天高丽云淡，远山青翠欲滴，西北面有一大湖泊，水天一色，波光粼粼，漾起点点帆影。

“大明湖！你们看，那就是济南有名的大明湖。”赵明诚兴奋地指着西北面说，“咱们何不去那湖中荡舟畅饮，饱餐湖光山色呢？”

“此意甚妙！”陆、朱二人异口同声地说。

于是三人说说笑笑地直奔大明湖而去。

大明湖虽是个内陆湖，但湖面宽广，水波不兴，春天湖水碧清，绿得发蓝，阳光照射在湖面，如粼光片片，中有藕丛，荷叶田田，各种兰舟、小艇、画舫穿行其间，舟中人影幢幢，笑声频频，丝竹悦耳。

湖畔荻草、芦苇丛生，时有水鸟偷飞；岸上杨柳依依，长长的柳枝倒垂于水面，风吹柳枝款摆，荡起圈圈涟漪，引起人们无限遐想……

在两棵柳树的中间，有个小小的船坞，有各种各样的游艇出租。船坞的周遭有几艘花船来往游动，船上姑娘穿红着绿，立于船头，频频搔首弄姿，招揽岸上的游客。

赵明诚等三人还未及船坞，就有那花船上眼尖的船姑看见了，远远地向他们招手，呼喊：“三位相公，这湖上的风光可是好得很啦，我等姐妹伴相公们同游如何？”

那朱敦儒原是风流多情公子，受此娇声呼唤，早已心驰神往，当下便向赵、陆二人道：“湖上风光固然美，但少了真正的美人终要逊色不少的。如有美人相伴同游这湖光水色，实乃人生之一大快事哉！何不快过去看看？”

陆德夫的思想比较保守、古板，原是不屑于与那些歌伶媚妓交往的，忙一把拉住朱敦儒道：“使不得。平时任你风流，我等

也管不着，但今天咱们兄弟三人难得相会于此，正要开怀畅饮，来个一醉方休，哪里容得下旁人打扰？”

“德夫兄，此言差矣！”朱敦儒笑道，“你不明我意。那道士不是说明诚老弟日内必有佳遇吗？我原是替他留意，不要错过了。”

赵明诚听朱敦儒如此强词夺理，又好气又好笑：“朱敦儒，你想携美同游那也由得你，干嘛把我拉扯上？”

三人说笑间，早到了船坞。船坞老板见有客来，忙堆起满脸的欢笑，迎了上来：“三位客官要租船么？”

三人望望船坞里只剩下几条小艇、小划子，陆德夫皱眉道：“就这些船，怎么能够坐呢？快去找一只像样的船来！”

“回客官话，今儿是清明节，天气又好，来湖上游览的客人特别多，一大早所有的画舫、大船都租出去了，只剩下这几条小划子了。三位客官就将就一点吧？小的少收些银两罢了。”

“噢，那棵柳树下不是泊着一只画舫吗？你怎敢说没有船了？是瞧我们租它不起吗？”赵明诚眼尖，瞧见一株柳树下系着一只做工精细的红漆大画舫。这柳树枝繁叶茂，竟把偌大的一只船都遮住了，不仔细瞧还真发现不了。

“小的怎敢诓客官呢？”船主急忙打拱作揖，赔着笑脸解释道，“这船原是租了出去的。”

“既然租了出去，又为何空船泊在这里？”赵明诚质问道。

“这——这船已被一位爷包下了。那爷今儿个没来，小的不敢妄自作主啊！”

“岂有此理！包船又不用，这不是占着茅坑不拉——”朱敦儒终觉那个字不雅，硬生生地缩了回去，忿忿然道，“我就恨那些为富不仁的富人，仗着有几个钱，就想把世上的一切好东西都霸占尽。自己用不着，也不让别人用。这条船我是坐定了！你租给那人多少钱？我加一倍。”

“这——”船主搓着手，左右为难，既不能望着钱不动心，又不敢贸然开罪包船的客人，犹犹豫豫地道：“客官所说的也有道理。船停在这里空着可惜。但——小人不是那种见利忘义之人。那位爷，小人也得罪不起！”

“我倒要会一会那位爷，看他是怎么个威风法，你竟如此怕他！”朱敦儒不依不饶。

“谁要会我？”背后突然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。一个身材魁梧，面色黑红的青年男子从树后走出来。只见他一身黑衣，面目冷峻，一张方方正正的国字脸，两道浓黑的卧蚕眉下，一双虎目炯炯有神。这青年男子虽是儒生打扮，却令人没有一丝文绉绉的感觉，浑身上下英气逼人。

“好一条汉子！”赵明诚心里不禁暗喝一声彩。

那青年男子只对朱敦儒瞟了一眼，便不再看第二眼了，权当他们不存在似的，径自吩咐那船主道：“快去备二斤上等白酒，找一个不碍眼的舟子，我这就要出船了。记住，酒一定要最好的！”

青年男子对船主发号施令，神色间自有一股威严之气。那船主忙喏喏连声地去了。

赵、朱、陆三人立在当地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愣愣地好不尴尬。朱敦儒仍不服气，抗议道：“他一人占这么大一条画舫，咱们三个却要挤在小船里，这是何道理？”

那青年男子朗声道：“这花花江山原是为英雄而设，能者为王。平庸众生便只能蜗居残喘。”他突然拖长了声音，长啸一声：“自古英雄占尽风流啦——”他这一声长啸清越激昂，豪情勃发，只惊得树梢上的鸟儿呼啦啦飞起一片。众人都被这气势威慑住了，屏息而立，久久不曾出声。

那船主飞快地抱着两坛酒，带着一个青年舟子回转来。青年男子上了船，舟子解开系在柳树上的缆绳，站在船头，只把长篙

伸进水里一点，那船就飞快地离岸而去。

青年男子先是坐在舱中自斟自饮，抬头望天，似有满腹心事。小船进入湖中心，但见蓝天似瓦，白云朵朵，四周碧波荡漾，绿莹莹一片望不到头，凉风徐徐，清爽宜人，不觉心胸豁然开朗。

青年男子走出舱门，面对青山绿水，不禁自言自语道：“济南古城素来‘家家泉水，户户垂杨’之说，果真是名不虚传！大宋境内肥田沃土，风光秀丽，怎能不怂恿天下英雄竞相逐之？那赵佶小儿何德何能，竟一人霸占了这大好江山？！”

“赵佶”正是宋徽宗的名讳。那舟子见他口出狂言，直呼当朝天子的姓名，不禁吓得面如土色，颤抖着声音道：“客、客官，你对当今皇上出言不敬，是……是要杀头的哩。幸亏这里僻静，无人听到！”

青年男子从鼻子里哼了一声，不屑地望着战战兢兢的舟子说：“年纪轻轻，就如此胆小怕事，大宋子民都像你等，实不堪一击。怪不得那契丹耶律氏、西夏元昊要纷纷举兵南侵，一争天下！”

这时正好有一只花船从旁边经过。满船粉香酒气，淫声浪笑，乐器嘈杂。那青年男子因指着花船道：“我所到之地，但见这些官绅富豪天天是如此花天酒地、醉生梦死，哪管国家正处在内忧外患、摇摇欲坠之际？赵佶小儿的江山终要拱手让人了。”

那舟子本是乡下愚民，哪里懂得国家政治？见那青年男子屡屡出言不逊，满口大逆不道之语，早吓得话也说不出来，只机械地把船往那僻静之处划。盼这客官赶快住口，以免招来杀身之祸，波及自己。

船儿不知不觉到了一片荷丛旁边。这里水草茂盛、水道狭窄，大船难以划进来，因此比较僻静。那舟子刚松了口气，就听到旁边水响，一只小艇也划了过来。艇中三个书生划拳行令闹得

正欢，正是赵明诚、朱敦儒、陆德夫三人。

原来三人没有弄到大船，只好租了一只小艇。虽然艇小仅够三人容身，但一路喝酒打闹游来，倒也其乐融融。

两船相遇，赵明诚向那青年男子拱拱手道：“这位兄台，一人饮酒终归冷清了些，何不过来大家喝一杯？”

那青年男子冲赵明诚摆摆手道：“多谢这位仁兄好意！只是我闲云野鹤一人独处惯了，不适热闹。”

陆德夫低声对赵明诚道：“这人来历不明，又举止粗豪，理他做甚？”

赵明诚道：“我倒觉得此人雄姿英发、豪气逼人，堪称好汉，值得一交！”

说话间，只听荷丛深处隐隐传来清脆婉转的歌声，细辨那歌声，唱的是：

春到长门春草青，江梅些子破，未开匀。碧云笼碾玉成尘，留晓梦，惊破一瓭春。

花影压重门，疏帘铺淡月，好黄昏。二年三度负东君，归来也，著意过今春。

那歌词语言晓畅、音律和谐，不似一般手笔。歌声轻柔婉转、荡气回肠，把荷丛边的众人都听得痴了。但闻其声，却不见其人。

“把船划过去，划过去！”

赵明诚等人催着舟子寻声找去。进到荷丛中，只见前面田田的荷叶像一把把撑开的绿伞挡住了去路，声音似从荷叶丛中传出来。朱敦儒本已喝醉了酒，此时神智昏昏，大嚷大叫道：“这荷叶丛中必有荷花仙子，我听到她的歌声了。你们看！那不是荷花仙子吗？”他醉眼迷离地盯着水面，只见水影中倒映出圆圆的荷叶，中央依稀有个个人影，他不知道那就是自己的倒影，误以为是荷花仙子，急忙忙探手去抓。

他这一抓甚是用劲，差点整个人都投进了水里。陆德夫离得最近，忙伸手抱住了朱敦儒的后腰，吓出了一身冷汗，嘴里嚷嚷道：“哪里有什么荷花仙子？”朱敦儒这一闹，使得小艇剧烈地晃动起来。赵明诚本想抓住朱敦儒的脚，船儿一晃，身子往后一仰，摔了个四仰八叉。

就在这时，一副奇异的景象出现了：

荷丛深处响起“哗哗”的水声。荷叶纷纷向两边闪开，一群群白色的鸥鹭喧叫着冲天而起。就在这荷叶、鸥鹭中间，一只兰舟冲了出来，舟上一执桨的妙龄少女，身着藕色衣裙，肤光胜雪，眉目如画，夕阳的余辉给她浑身上下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光影。少女气质高贵，飘逸如仙，不像是尘世人物，不是荷花仙子，又是谁？

小艇和画舫中的客人、舟子均看得目瞪口呆，疑是仙女下凡。在他们呆怔之际，那少女驾的兰舟直向赵明诚等人的小艇冲来。那舟子看得痴痴呆呆，竟忘了把船闪开，只听一片尖叫。那少女却嫣然一笑，轻轻巧巧地用桨在赵明诚等人的小艇上一抵，就化解了一场两船相撞的惊险局面。

赵明诚正跌坐在船尾，和那少女几乎是擦肩而过，两人的目光不经意地相遇了。赵明诚的目光里满是崇拜、敬慕之情。那少女见一英俊少年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，不觉脸色微红，低头轻轻一笑。只一瞬间，那少女驾的兰舟便和赵明诚等人的小艇错开来，走得无影无踪。

这边小艇上的人久久才回过神来。

舟子想起刚才的惊险场面，这时才感到后怕，舌头一伸，咂咂嘴道：“这仙姑好本领！驾船的技术愣是了得。”

朱敦儒的酒醒了一半，兀自喃喃地道：“我刚才真的看到荷花仙子了。”

赵明诚一言不发，刚才那少女低头浅浅一笑的画面深深印入